

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军,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多方势力展开复杂而激烈的博弈——

美军要撤,叙局势走向如何?

■李瑞景

美国在叙利亚的“进”与“退”

2014年9月,美国主导的国际联军在叙利亚境内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实施空中打击。

2015年5月,美国军方在约旦培训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人员,以便让后者返回叙利亚与“伊斯兰国”作战。

2015年10月,美国宣布向叙利亚派遣一支50人的特种部队,帮助叙温和派反政府武装打击“伊斯兰国”。

2016年4月,美国宣布将向叙利亚增派250名军事人员,以帮助叙温和派反政府武装打击“伊斯兰国”。

2016年11月,美国主导的国际联军对拉卡省北部一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数名平民死亡。

2017年7月,美国首次公开承认其地面部队在叙利亚境内直接进行军事打击行动。

2018年2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在叙利亚发动空袭,罕有地直接协助反对派打击政府军。

2018年4月,美国联合英国、法国海空力量对叙利亚境内三处疑似化武设施发起精确打击。

2018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已完成打击“伊斯兰国”的任务,打算撤回所有在叙美军。

本版制图:梁晨

在叙利亚问题相关各方形成微妙而脆弱平衡的节点,特朗普突然宣布要从叙利亚撤军,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多方势力展开复杂而激烈的博弈,纷纷寻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

在叙政府军基本肃清南部反对派势力之后,叙利亚战争的焦点已然转向北部,其中尤以伊德利卜和曼比季地区为最。伊德利卜是反对派最后的大本营,背后有地区强国土耳其鼎力支撑,双方一时形成力量均衡,使得传说中的“伊德利卜绞杀战”迟迟引而不发。相比之下,曼比季地区则更为复杂,虽暂由库尔德武装控制,并以美法等西方国家为后盾,但叙政府和土耳其都跃跃欲试。

叙政府——“磨刀霍霍”向油区

当特朗普去年12月19日宣布撤军之时,叙政府无疑是兴奋的,似乎收复幼发拉底河以东的机会窗口瞬间打开了。近几年来,叙叙政府武装曾数次在幼发拉底河上架桥,准备强渡,但每次都遭受美军空袭摧毁而告终。在叙政府眼中,美军就是横亘在幼发拉底河上阻碍其统一的最大障碍。如果美军真能如约撤走,叙利亚当前最大的目标就是收复并控制东部富庶的石油和天然气产区。

尽管叙利亚国内油气储量不大,产量也不高,但这毕竟是其稳定的外汇来源。在经历8年苦战后,叙政府财源几近枯竭,而大量依赖俄罗斯和伊朗的贷款和援助也并非长久之计。因此,叙阿萨德政府将加紧收复石油产区,让自己真正拥有造血功能,同时也可切断库尔德武装的财源。当然,阿萨德政府也明白,美国仍对自己抱有敌意,美军此次是真撤还是假撤尚存悬念。

土耳其——打击库尔德武装“箭在弦上”

考虑到土南部库尔德工人党同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地缘、血缘、族缘联系紧密,叙库尔德人如独立建国或仅是高度自治都将对土南部局势

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埃尔多安必然全力打击库尔德武装,进而以反恐之名在土叙边境建立一片长期的“维稳反恐区”。

正是基于建立缓冲区的长远打算,埃尔多安才好不容易说服特朗普撤军,由土军替美军将“反恐大业”进行到底。而在美军刚有撤军苗头时,土军更是一马当先进入曼比季。如果美军此次是真撤,土军将趁势向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库尔德区推进,果如此,将使叙政府的统一大业化为迷梦。

库尔德武装——誓言守住“钱袋子”

库尔德武装是美军打击“伊斯兰国”的坚定盟友,这次因特朗普“撤军令”感觉被背弃而很受伤,也深知将因此而遭受巨大打击。毕竟,对土耳其和叙阿萨德政府来说,双方在打击库尔德武装上存在共同利益。前者认为,库尔德武装是策应土南部库尔德工人党的最大帮手,必欲除之而后快。后者则视库尔德武装为割据一方阻碍统一的“眼中钉”。

对此,库尔德武装的策略是在必要的时候放弃曼比季,但将幼发拉底河防线作为“底线”。一方面,这种地理上的天然界限有着很强的象征意义,一旦被突破,独立或高度自治都将成为泡影;另一方面,幼发拉底河以东聚集了重要的油气田,是库尔德武装的“钱袋子”,一旦失去就没有重整旗鼓的本钱了。不过,局势也没有那么糟。就在特朗普宣称撤军后数日,叙政府军就再次尝试在幼发拉底河上架桥渡河,没想到还是招来了美军的轰炸。可见,库尔德武装的最后防线,可能跟美军的心理底线是重合的。

法国——借此机会欲“大展身手”

听到特朗普说要撤军,法国总统马克龙立即强调不会“跟风”。一直以来,法国对中东,特别是对叙利亚等有着特殊的历史情感,而浓浓的大国情结更会激励法国人在这场乱局中一试身手。法国的长远目标是确保库尔德的事实独立。

目前,法军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派遣有大约1000多名军人。一旦美国人真的撒手不管,马克龙还打算向曼比季派遣法军特种部队,和当地库尔德武装并肩战斗。马克龙此举,既是欲在中东发挥更大影响力,也是转移国内视线,试图缓解“黄马甲”事件对政府的冲击。但法军毕竟不是美军,其究竟有多大的决心、军力和财力来保护和支援库尔德人尚有待观察。

俄罗斯——高兴背后有尴尬

对于特朗普的撤军,普京大概是最为矛盾的——高兴并尴尬着。高兴的是,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尴尬的是,局面并没有因为少了一个对手而简化,相反还变得复杂了,可能会出现自己左手打右手的局面。毕竟,俄同土和叙政府的关系都不错,同库尔德人也有联系,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在莫斯科还没有办公室,一旦土叙两国因为争夺美军留下的真空而在库区大打出手,俄罗斯到底该帮谁?

如果再考虑到已深度介入叙利亚内战的什叶派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的态度,那情况就更为复杂了。从这一角度而言,美陆军退役上校麦格雷戈称特朗普撤军为“妙招”似乎也有点道理。其实,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最现实的利益是获得了西部沿海的赫迈丁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这两个基地,除了位于伊德利卜省的反对派会时不时派出无人机进行骚扰外,也已得到保障,普京并不想节外生枝。

当然,特朗普的撤军言论是否真能落地还在未竟之天。但即便美军从叙利亚撤走最后一兵一卒,美国就真的失去对叙利亚局势的影响力了吗?非也。美国不会放弃库尔德武装这个“代理人”,正如特朗普宣布撤军后马上又强调美国“还是要保护库尔德人”。而且,美军在叙利亚周边密布军事基地,一旦有需要,美军完全可以从周边基地出动空军或发射巡航导弹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也可以出动阿帕奇等空中突击力量进行特种作战。因此,美军还是有能力干涉叙利亚局势的。从这个角度看,说8年的叙利亚战争即将打到尽头,恐怕还言之过早。

军眼观察

1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松口风,否认从叙利亚撤军设定明确的时间表,称撤军将“在一段时间内”完成,并称“从来没有说过明天就离开”,美军会“精明”脱身等。而就在此前,特朗普还称叙利亚只有“沙土”和“死亡”,将撤出全部美军。美军欲走还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特朗普此番改口,表明其“撤军令”受到了各方力量的掣肘,面临着很大阻力。这也凸显出美国既不愿意像过去那样承担那么多责任,又不愿意放弃自身影响力的无奈。

从美国国内政治来看,特朗普的“撤军令”遭到国会共和党建制派和民主党主流精英的反对。与特朗普的实用主义哲学不同,共和党的建制派以及民主党更加注重点缘博弈,特别是同俄罗斯在中东争夺势力范围。同时,他们至少在嘴巴上还是讲点“情怀”的。他们认为,叙利亚的“伊斯兰国”势力远未被打败,如果贸然撤军不仅可能令该组织卷土重来,也会让一直受美国支持的该地区库尔德武装遭到“覆灭”。此外撤军也会损害地区盟国对美国的信任,甚至冲击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毕竟,支撑美国联盟体系的,其实就是一种“信用”,而一旦美国选择背弃替自己冲锋陷阵的盟友,将会让其他盟友人人自危。因此,反对者认为此时撤军是“很不成熟”的决定,将犯下“代价昂贵”的错误。

特朗普的“撤军令”也遭到军方的强烈反对。据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的撤军决定一出,便迅即遭到多名美国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的反对,并最终导致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辞职。对于军方反对的理由,除了大多数人马上就能联想到的,诸如实战锻炼部队、争取国防军费外,美军军官晋升规则的“偏好”也不可忽视。美军军官晋升采取积分制,其中“经历”一项占有很大的比重,如果任期内甚至是整个从军生涯中从未同敌人交过火,甚至从未去过战地,那么其军旅生涯将难以走得长远。这也是美军军官远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战地的重要驱动力。如今,远在叙利亚的美国驻军,虽要面临各种危险,但晋升机会多,真可谓“富贵险中求”。因此,军方的反对也是特朗普撤军路上的“拦路虎”。

此外,美国盟友也表示“很受伤”。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盟友就是要并肩战斗,对美国从叙利亚撤军十分遗憾,美国的决定不会影响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介入。英国则表示,“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威胁,他们还将继续和叙利亚的其他盟友合作,打击当地的极端组织势力。以色列对美军撤军表示了担忧,但承诺将继续在叙利亚开展行动,以打击伊朗在该国日益增强的军事能力。感觉到“背叛”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主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电话会谈,讨论了美国撤军叙利亚背景下的叙利亚局势。

重重压力之下,特朗普不得不做出妥协,降低撤军的调门。但特朗普作出撤军决定并非一时兴起,秉持“美国优先”理念的他一直对美国在海外的大规模军事存在不满,认为这种耗资不菲的做法并未给美国带来实质性好处,试图让美军从叙利亚“泥潭”中早日抽身,从而也可给自身增添一笔政治红利。而且,据美国媒体报道,离职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已经签署了美国从叙利亚撤军的执行令。因此,特朗普改口之词,或许只是其撤军的权宜之计。

需要指出的是,即便美国从叙利亚撤军,也很可能是打了折扣的“全撤”。美国人说的撤军,在经过国内政党的激烈斗争后,到最后经常变成不是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全撤”。如奥巴马上台前曾信誓旦旦地向选民保证要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但后来又以安全、反恐等诸多理由一直驻军到今天。

先说叙利亚只有『沙土』和『死亡』,后称『从来没有说过明天就离开』——
美军对叙利亚难说再见?
■李瑞景

归还普天间,入驻筑城、新田原——

以一换二,驻日美军基地变相整编

■刘小辉

F-4和T-4型战斗机,其中后者曾作为监测朝核试动向的重要空中平台。这里也是日F-15战斗机飞行教导队所在地,设施齐全,保障能力强。筑城基地所辖第8飞行队列装F-2和F-15型战斗机,现代化程度在日本航空自卫队诸军用机场中居于前列,是日本处置其西南和西部方向的重要航空战力。

对美方而言,获得九州新田原和筑城机场使用权,并由日方承担建设费用,是其不断对日施压后取得的成果。从地理位置看,九州与冲绳同属一岛链,不会对东北亚地区整体布局造成较大影响,且两地位置较近,美军搬迁和移防成本缩减。

此外,新田原和筑城基地与日本多处新型作战力量距离较近,美日空中作战力量与之毗邻而居,为拓展双边合作领域提供契机。如日本担负“离岛防卫”任务的两栖机动旅驻地相浦、鱼鹰运输机未来部署地佐贺、大隅级运输舰母港吴港等,均与两基地在300千米范围内,便于与美军进行联合训练和行动。

下图:新田原基地的日本战机。本报资料图片



帕特里克·沙纳汉——

五角大楼代理掌门原系“商人”

■陶然

1月1日,帕特里克·沙纳汉走马上任,成为美国五角大楼代理掌门。其前任马蒂斯因与总统特朗普理念不合,而在10几天前递上辞呈。这位商人出身的代理国防部长,何以赢得特朗普青睐,又将给五角大楼带来哪些变化,值得关注。

如果给沙纳汉贴上一些标签,“商人”肯定是其中最为显眼的。他从1986年起供职于波音公司,30多年来先后担任了多个要职,如导弹防御系统项目的副总裁兼总经理、全球供应链战略和先进制造技术应用的高级副总裁。任职期间,他曾负责陆基中段防御系统等研发,接手因生产问题导致延迟交付使用的“梦想”787客机项目,并将其扶回正轨,因此被赋予波音公司“修理人”“救火侠”等美誉。

沙纳汉在波音公司的任职经历,使特朗普对其青睐有加。2017年3月,沙纳汉被提名为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并于当年7月上任,主要负责五角大楼内部改革、创立“太空军”、采购、预算和审计等。特朗普称沙纳汉在波音干得很出色,还夸他是个“好买家”,说自己想要一个“会买的人”,因为不想看到拨给国防部的资金被浪费。

任职期间,沙纳汉不仅为波音带来200多亿美元的军事合同,还积极



参与美国国防战略制定。他还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在设立“太空军”等核心问题上与特朗普保持高度一致,行事风格正如他近期承诺:“我会与军方领导人合作,坚定执行特朗普总统关于国家安全的政策议程。”

沙纳汉的标签除了“商人”,还有“竞争思想主导者”。在其牵头下,美国国防部启动重组,将负责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拆分为两个部门,各由1名副部长领导。其中,1名是负责研究和工程的副部长,另1名是负责采购和保障的副部长。这让美军未来长期保持技术竞争优势的意图凸显。正如沙纳汉

所说:“没有公平竞争这种东西,只有竞争。”

与拥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马蒂斯不同,在进入国防部前,沙纳汉既没有军事经验,也没有应对外交政策措施的积累,一路走来都被扣着“商人”的帽子,也饱受美国国会议员的质疑。

沙纳汉的商业背景引发外界对特朗普政府在军事采购方面与波音公司往来关系的猜疑。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文章称,沙纳汉的平步青云显示,“波音在特朗普政府的国防部内的影响力日益上升”。

“您同意立即从叙利亚撤离吗?”“您会对总统说不吗?”沙纳汉新官上任第一天就受到了诸多美国国会议员的提问,后续更是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和挑战:如何协调国防部和特朗普之间在撤军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如何应对美国政府酝酿大幅削减阿富汗驻军人数的消息;如何说服国会通过国防部2020财政年度高达7500亿美元的预算申请;如何应对五角大楼内部可能会引发的更多人事变动;如何分配军种预算……显然,新官上任的沙纳汉肩上的担子并不轻。特朗普也宣称,沙纳汉将在很长一段时间担任代理国防部长。其最终能否转正,坐上并且坐稳五角大楼掌门这把交椅有待关注。